

# 孝深

◆ 林谷芳 著

# 子親啼

春花、夏鳥、秋楓、冬雪，  
生命原可如此「得其当下，尽其一生」，  
会不会得，只在你转不转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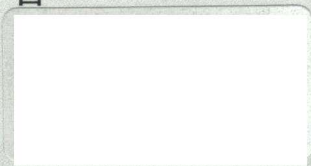
漓江出版社





者深  
子親

林谷芳  
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深子规啼 / 林谷芳著. --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407-7996-2

I. ①春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5712号

---

### 春深子规啼

作 者: 林谷芳

责任编辑: 符红霞 关士礼

美术设计: 蔡宜芳 黄郁茜 宗 沅

封面题字: 林谷芳

责任监印: 周 萍

出 版 人: 刘迪才
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: 541002

发行电话: 010-85893190 0773-2583322

传 真: 010-85890870-814 0773-2582200

电子邮箱: ljch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65 × 1270 1/16 印 张: 16 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7-7996-2

定 价: 58.00元

---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## 目 录

序 即此清影

- |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执铁板铜琶，唱大江东去 | 006 |
| 二 | 欲看樱花落地姿     | 020 |
| 三 | 天柱家风        | 034 |
| 四 | 空手还乡        | 048 |
| 五 | 潇湘何事等闲回     | 062 |
| 六 | 音声的传奇       | 080 |
| 七 | 一叶三千        | 100 |





八	禅·武家	116
九	不灭的尊者	138
十	杭城亦孤峰	156
十一	禅家的书院	176
十二	春深子规啼	192
十三	生涯四境	210
十四	宗门诗迹	2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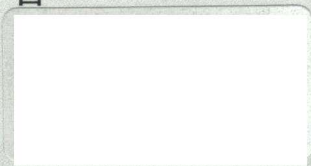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者深  
子親

林谷芳  
著





## 目 录

序	即此清影	
一	执铁板铜琶，唱大江东去	006
二	欲看樱花落地姿	020
三	天柱家风	034
四	空手还乡	048
五	潇湘何事等闲回	062
六	音声的传奇	080
七	一叶三千	100





八	禅·武家	116
九	不灭的尊者	138
十	杭城亦孤峰	156
十一	禅家的书院	176
十二	春深子规啼	192
十三	生涯四境	210
十四	宗门诗迹	224





序——

# 即此清影





生命是场功课，这功课无时不在，没谁能躲得过逃得开，而做好做坏，关键就在时间之观照。

有句话说：“识得时间的奥秘，就是大悟底人。”说时间，不只因任何事真要有成，必赖光阴之琢磨；说时间，更要你识得时光之流变、生命之转身。如此，人，何只“一日有一日的领会，十年有十年的风光”，更可以如“春花、夏鸟、秋枫、冬雪”般，得其当下，尽其一生。

正因得其当下，年轻时自己乃多戮力于音乐，会通于诸艺；中壮时遂多出入于江湖，跌宕于丘壑；而因尽其一生，这些年则回归禅者本务，映现宗门家风。

说回归，说映现，是因生命之转，固多得力于禅心之观照、诸艺之会通、丘壑之跌宕，也乃禅家境界之现前。就如此，于前，才有《落花寻僧去》之出；而今，则有《春深子规啼》之写。

相较于《落花寻僧去》，本书有更多禅家之拈提。会如此，固因时间之前后；会如此，还更因在此春深季节，正须宗门子规之啼。而此啼，原不在求诸机锋转语，就只直映道人清影。以有此清影，世人方知修行诚不我虚，才信道不远人。

此清影，见诸多篇所及之行者，而两书之写，虽为自家云水之记，却正好以己之身影为诸方之勘验与参照，惟愿有缘者善体之。



# 01 执铁板铜琶，唱大江东去

杨柳岸晓风残月固不错，但千年以降若只此十七八女郎之一调，残月意指的就是艺术之微、文化之缩，就是世间闺阁之软暖、宗门气象之不存。

就这对比，这铜琶铁拨的一声，身处台北书院，我却似回到了那有著坛之浦史诗、无耳芳一传说、千古一役岩流岛的关门海峡。

海峡虽小，直指的却是我们那丢失已久，千载以上，铁绰板、铜琵琶，尽千古于当下的生命气概。

琵琶者，侠客也

中国传统乐器各有其对应的生命情性，琵琶者，侠客也！我之习琵琶正因此。（林佳颖◎摄）



谈禅，常见老参一句“禅脉在日本原不存”，就将日本禅一棒打死。类似说法且还不只禅一端：茶艺在日本不存。乃至更直接的，“茶就是给日本人搞坏的”、“日本人根本不懂书法”。这些断言何只屡见不鲜，甚且还成主流。

会如此说，一定程度来自文化宗主国对文化片面外传乃至异化的不满，但所谓“橘逾淮则枳”，就橘而言，枳非正色，但在枳论枳，其实于橘外自有一番滋味，更何况文化传播上，“礼失而求诸野”的例子所在多有。所以说，谈中日的种种，与其要求原有之纯度，不如看看另一时地的文化特质、生命情性如何在同一事物上映现不同风光，以彼观此，以此看彼，事物的如实乃得以彰显，己身的长短乃得以映现。

就从音乐谈起吧！日本既受唐宋大幅影响，中国文人于乐自来又寄情于琴，于是“日本的古琴究系如何”，乃成为谈中日文化时许多人常问我的一个问题。

答案原该很明显，想当然尔！既师从中国，这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——琴，自该在日本有一定地位，但出乎许多人想象的，日本虽有古琴，其存在自来却也仅是一种“存在”，景况连不绝如缕、僻处一隅都称不上。

日本琴人传统皆出自“东皋琴派”，传自明末清初杭州永福寺的禅僧东皋心月，但自始弟子即寥寥，如今门风仍寥落。



相较于此，琵琶则不然，这唐代最重要的乐器不只在日本传统音乐占有重要地位，且映现出与后世中国琵琶不一样的生命风光。在此，何只橘逾淮则枳，它还礼失而求诸野。

琴与琵琶是严格意义下唯二的传统独奏乐器，严格意义是指历来它即存在着为乐器性能而作的独奏曲，而笛、箏、胡琴等其他乐器的独奏曲目则都经移植而得。之所以如此，一言以蔽之，琴是汉乐的代表，琵琶则是胡乐中国化的典型，在历史中它们彼此颉颃消长，于不同时代里各领风骚。

琵琶占有唐季之首乐地位，宋以降则尽为琴之天下。虽说日本大量学习中国始于唐也盛于唐，但宋时此势依然不减，且因积淀渐深，许多影响后世的文化建构反在此时成形：明菴荣西传入临济、希玄道元开曹洞一脉，茶道于此时奠基，禅画也在这时进入日本。以此，要说唐之琵琶占有重要地位，宋之琴应也依然，却为何连僻处一隅都称不上？

答案在琴与琵琶不同的个性！琴一唱三叹、幽微淡远，琵琶则不然，传统故事中，它虽常与美人连接，读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，对音乐的描写，大家也往往聚焦于“弦弦掩抑声声思”、“低眉信手续续弹”、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、“幽咽泉流水下滩”，但琵琶的基本性格却是开阖大度、一击必杀的阳刚。《琵琶行》写音乐的结尾“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”、“曲终收拨当心画，四弦一声如裂帛”，才真回到了琵琶的本色。



这本色较近于禅。禅，“丈夫自有冲天志，不向如来行处行”，既要粉碎虚空，何能拖泥带水，它不是闺阁软暖之事。琴不同，宋之前它虽有开阔之象，宋之后则愈趋清微淡远，连寄“满头风雨、一簑江表、扁舟五湖之志”的《潇湘水云》，也因它以胸中之波涛映水云之翻腾，“音节急促”，使明代最具影响力的虞山派琴谱不录此曲。这清微淡远与日人的民族性不符，遂使琴在日本乃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处境。琵琶不然，在日本，它不仅保留了原有基本的型制个性，还在此更有发挥。

这发挥是使琵琶的刚性趋于极致，日人保留了拨弹琵琶的传统，但拨片更大，弦又是丝弦，于是以拨击弦，乃正是“以天下之至刚击天下之至柔”，用力处，每一声皆似欲断弦，这与中国弦乐器以软弓（指）对软弦，西方以硬弓对硬弦所带来的宛转与明亮完全不同，系真正的一击必杀，再无反顾。

然而，这样说，并不指日本琵琶刚一刚到底，毕竟，音乐的叙述总得有其转折，而在此，轻弹配以压弦所得的弹性音，就让它有了一种百炼钢化绕指柔的沉吟，这沉吟没有过多的叙述，是“自在那里”的具显，正如日本的怀石、茶道、花道般，那空寂幽玄也是他处所难寻的。

这一击必杀、这空寂幽玄，恰是禅行法应世的两面：临济禅宗风峻烈，



### 电影《怪谈》中《无耳芳一》剧照

无耳芳一的传奇，汇集了琵琶神技、名曲《坛之浦》、源平之战的史诗、心经的能量、鬼魂的系念，成为小林正树经典作品《怪谈》中最摄人心神的一段。

杀活临时，两刃相交，无所躲闪，日本的武家依此而立；曹洞禅，尤其是希玄道元的“只管打坐”正承自中国曹洞的“默照”禅风，则机关不露，自知独耀，花道、茶道、怀石乃至俳句、禅庭园就受其影响而生，可在琵琶，竟两者得兼。

正因两者得兼，原先纵横出入于诸般生活样态的中国琵琶，在日本就成了吟咏史诗，如能剧般带有一定神圣意味的古典乐器。

日本的琵琶音乐主要以说唱的形式出现，其最知名的萨摩琵琶名段更成为经典，而奏者虽自弹自唱，这说唱却与中国不同。中国说唱一般时候乐器是和着人声曲调走的，但萨摩琵琶则铺陈总体之氛围，成为唱时之依托，唱者既须合意象氛围与歌乐叙述于一炉，往往一曲即须数年才能专精，可正因如此，听他铺衍故事，就真如临斯境，回到那千百年来永被传述的场景。

在此的感动起自年少，一九六五年小林正树的《怪谈》，以四个短片写战事史诗、乡野传奇，第三段讲述的正是琵琶家无耳芳一的故事，而整段就以琵琶曲《坛之浦》作为音乐，唱出平家与源氏相争的悲壮史诗。







壇之浦是地名，它位于本州下关与九州门司之间的关门海峡边，关门海峡是千古一役岩流岛的所在地，它的另一端壇之浦则是源平之战最后的决战处。

源氏与平家之争历时百年，一一八五年的三月二十四日终于在壇之浦作了最后了断，平家先胜后败，全军覆没，众大将皆投水而亡，其中曾逼有神力之源义经连跳八船而逃的平教经挟二源氏勇夫跳海，平知盛为不苟生，不让敌者得首级而着重甲、负锚碇沉海赴义，由平家所生之安德天皇由外祖母二位尼扶抱，与日本三神器中的天丛云剑永沉海底。血战自清晨六时至日暮，一日间终结了百年恩怨，悲壮的覆亡却留给后人无限的追思与感慨。





这悲壮史实载于史册，也走入琵琶，而盲僧芳一正是擅此曲者。他原是阿弥陀寺之僧人，因擅此曲而为贵人邀约弹奏七日，住持觉芳一每晚出演有异，派人跟踪，才发觉他竟是至平家墓园于安德天皇墓前而弹，遂告芳一，若全身写满般若心经，则鬼魂无法见其，乃可不再为之所惑。不意住持书写时竟漏写两耳，待鬼魂来，未见芳一，呼之无人，但见空中有芳一之耳，遂扯此双耳回覆交差，芳一忍痛不出声，后不只断鬼魂之缠，更因此名满

#### 萨摩琵琶

以弹唱史诗、传奇著称的萨摩琵琶，其型制弹法大体承自唐制，以巨拨击细弦，“以天下之至刚击天下之至柔”，张力既大，配以日本古典吟唱的特殊音色与唱腔，令人闻之，乃有“千古尽此一担”之感。（萨摩名家 岩佐鹤丈）（图片：岩佐鹤丈提供）